

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族槟榔文化的探究

邢植朝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据史料记载和现实生活的展示，槟榔文化在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表现在两个民族的种植食用和民俗事象里，也体现在深层次的人文价值中，为此，对两个民族槟榔文化的探究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高山族；黎族；槟榔文化；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K892;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96(2012)01-0001-08

在台湾岛和海南岛，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族的聚居地，槟榔树亭亭玉立，成片成林，特别是乡镇和山村随处可见。这两个民族的人都爱种植槟榔，吃槟榔。吃槟榔尤以年纪大者为甚。在社会生活中，这两个民族都有一套共同遵守的槟榔民俗、槟榔礼仪，都有槟榔文化的深层寄托和情感表达，都有其历史文化描述和人文价值特色。这两个民族对槟榔文化的认同、所表现的文化形态和民俗事象都是相似或相同的。

一 两个民族对槟榔种植及食用的认同

无论在台湾高山族地区，还是海南的黎族地区，到处都可看到一行行、一排排、一片片笔直挺拔，青翠欲滴，美不胜收的槟榔园、槟榔寨，就连村前寨后都种植槟榔，人们的日常生活、喜庆丧事都离不开槟榔。槟榔已成为两个民族的共同爱好，在民族文化中已成为一葩。而这种文化首先表现在种植及食用之中。

槟榔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植物，古人早有文字记载，槟榔“其性不耐霜，不得北植”，“越徐闻则不宜”，“唯海南地腹，土产最宜”。黎族是海南最早种植槟榔的实践者。开始种植只是为了应对瘴疠，把槟榔作为药物所用，后来发现槟

榔果“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量入蒸。去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卜道之渴饥。”^[1]于是后来成为人们日常咀嚼嗜好品，槟榔的消费慢慢跨越琼洲海峡扩展到东南、西南各地，甚至成为朝廷的贡品，进了京都的大观园。随着槟榔土产俗果价值的多元，消费的扩展，黎族人民在明清时代开荒种植槟榔的规模越来越大，据现代挖掘出来的海南琼中县原和平公社斩对村的一块碑石记载：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地黎民将槟榔园作为遗产继承并立契树碑。中央民族大学至今还收藏着一份关于当年黎族槟榔园财产买卖立契的材料。海南槟榔种植，黎族功不可没。明清时期，槟榔已升华为一种社会时尚，这土产俗果演化为海南、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

台湾高山族与海南黎族一样，对槟榔的种植与食用都是从药用开始的，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嚼食槟榔果，除了可以“祛瘴”，对人体亦有药用保健和美容之功效。光绪《恒春县志》卷十四《艺文》载竹枝词说“嚼得槟榔红满口，点唇不用买胭脂。”尽管长期嚼食槟榔会使牙齿发黑，但是台湾高山族人却认为，“唇红

收稿日期：2011-12-17

作者简介：邢植朝(1948-)，男，海南乐中人，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文化学、民族学。

齿黑”才最美。正如《台湾竹枝词》云：“槟榔何与美人妆？黑齿犹增皓齿光；一望色如春卓碧，隔窗遥指是真娘。”^[2]在台湾，槟榔文化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最时尚的一种文化。据有关史料记载：“台之南路，最重槟榔，无论男女，皆咀嚼不离口。食则齿黑，妇人以此为美观，乃习俗所尚也。”^[3]清代黄学明《台湾吟》：“山充满插鬓头光，蛮妇蛮童一样妆。久嚼槟榔牙齿黑，新成曲蘖口脂香。”^[4]于是台湾出现了女性“饱啖槟榔未是贫，无分妍丑尽朱唇”的现象^[5]。随着嚼食槟榔在台湾的普及，槟榔需求量的增多，槟榔种植几乎遍及整个台湾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家院落、宅旁、田埂都有种植。据康熙时《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记载：“舍前后左右多植槟榔，新港、萧垅、麻豆、目加溜湾四社为最……”^[6]又据康熙五十九年陈文达的《台湾县志·风俗·杂俗》载：“槟榔之产，盛于北路，次于南路，邑所产者十之一耳。但南北路之槟榔，皆鬻于邑中。”^[7]即台湾南北路的槟榔交易都在台中。可见，南北槟榔交易，既满足了消费者，也给台湾少数民族带来经济效益。于是人们对槟榔产权分割越加重视，如咸丰五年四月，台地的一份宅地典当契约中声明：“宅内若有栽插槟榔，上吐者每贴工资银一线，未吐者贴银五分，茗叶每千枝篱坐银三员。”^[8]后来槟榔的药用和食用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上，而且敷生出如“槟榔座”、“槟榔西施”等文化衍生物。可见两个民族在槟榔种植和食用上基本是相似或相同的。

二 槟榔文化在两个民族民俗事象中的表现

（一）人际交往的礼果，化解矛盾的催化剂

高山族与黎族，吃槟榔是一样的，有吃青果，也有吃干果，他们所用的配料，都是砚灰与葵叶，都是槟榔、砚灰、葵叶三合一。从槟榔的习俗来看，高山族和黎族更是一样。首先是表现在人与人交往的礼节上，据雍正《福建通志》记载，“全台土俗，皆以槟榔为礼。”^[9]而海南的《正德琼台志》记载，也是“亲密来往，非槟榔不为礼也”^[10]。

以槟榔来招待来宾，在台湾和海南从古至今都一样，高山族与黎族均相同，这种民俗事象，正是高山族、黎族槟榔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关系中极其重要的礼果，起着友好、尊重、和谐的作用。在海南民间“亲客来往非槟榔不为礼。”明代《正德琼台志》载：“俗重此物，凡交接必以为先客”^[11]。客人来了，一般都是晚辈向长辈献槟榔，主人向客人送槟榔。晋代稻谷撰著的《南方草木状·槟榔篇》记载：“广交人凡贵胜旅客，必先呈此果。”宋代《岭南外代答》一书说：“亲客来往非槟榔不为礼。”《琼州府志》（卷五）载：“俗重此物（槟榔），凡交接必为先”^[12]。自古以来，黎族同胞一直把槟榔作为待客的上等品，他们通过一口小小槟榔做媒，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在嚼槟榔中建立友谊，互相沟通，晚辈表示对长辈的尊重，主人对客人表示自己的热情与好客。

“一口槟榔大过天”，也是黎族社会里常听到的谚语。在黎寨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村与村之间发生矛盾，只要双方能承接一口槟榔，矛盾就会立即化解，这就是黎族社会中一口槟榔所表现出来的分量，也是槟榔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分量。在台湾，高山族社会也是如此。康熙中叶高拱乾撰修《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汉人风俗》记载：“閩里雀角或相诟谇，其大者亲临置酒解之，小者辄用槟榔，百文之费，而息两氏一朝之念，物有以无用为有用者，此类是也。”^[13]由此形成“全台土俗，皆以槟榔为礼”^[13]的局面。如两方产生矛盾，想和解的一方通过送槟榔表示诚意，其纷争矛盾也就解决了。正如《台海见闻录》所述：“台地閩里诟谇，辄易构讼，亲到其家，送槟榔树口，即可消怨释念，正如小诗所示：睚眦小息久难忘，牙角频争雀鼠伤，一抹腮红还旧好，解纷惟有送槟榔。”^[14]刘家谋《海音诗》也点明“鼠牙雀角各争强，空费条条诘诫详；解释两家无限恨，不如银盒捧槟榔。”^[15]乾隆年间台湾海防同知朱景英也曾记录下了台湾“解纷者彼此送槟榔”而“一抹腮红还旧好”的事件。由于高山族这一

习俗在台湾的延续不断,终于成为台湾移民开发、社会稳定的润滑剂。

(二) 爱情婚姻的信物, 缔结良缘的桥梁

文史资料、故事传说和文人墨客的许多诗文都告诉人们, 槟榔在高山族、黎族的婚恋生活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黎族的婚俗, 离不开槟榔。明末清初文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 “粤人最重槟榔, 以为礼果, 款客必先擎进, 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 女子既受槟榔, 则终身弗贰。而琼(海南)俗嫁娶, 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1]在海南黎族村寨中就流传着这样的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 五指山下的一个黎寨里, 有位勤劳善良的佰廖(黎语为美丽之意)姑娘, 她的歌声胜过百灵鸟, 五指山方圆百里的黎族后生哥都想追求她, 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挑着金银珠宝来向佰廖姑娘求婚, 谁都想在她面前显示自己富有。可是佰廖姑娘对他们说: “我不爱钱财, 我只爱对爱情忠贞的人。如果谁能把五指山顶上的槟榔果摘给我, 谁就是我最亲爱的人。”五指山峰高耸入云, 踞于群山之中从没人攀过, 后生哥们听了佰廖姑娘的要求, 个个伸伸舌头就走了。唯有青年猎手椰果, 用行动印证了他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他踏上了攀摘五指山槟榔果的征途。他走在五指山原始森林里, 一路与成群的蚊虫和山蚂蝗作斗争, 日夜兼程整整走了三天, 才赶到五指山脚下。正当他拿着树勾, 抓着野藤, 准备攀登五指山峰时, 一头金钱豹突然向他扑来, 他敏捷地躲闪, 拉开手中的弓箭连射连发, 终于治服了猛兽。他勇敢地沿着五指山主峰攀越, 眼看就要接近山顶那棵唯一的槟榔树时, 一条盘在树下的巨蟒突然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 企图将他一口吞噬。椰果镇静应对, 对准巨蟒连砍带射, 终于除掉大兽。他历尽艰辛把摘回的槟榔果送给佰廖姑娘, 他们组成幸福的家庭。从此, 黎族先民种上了成行成片的槟榔树, 槟榔果成为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信物。台湾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爱情故事。相传, 很久以前, 恒春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同时深爱上一位美丽的山胞少女。后来, 弟弟为了成全哥哥, 有一天深夜, 离家出走, 不幸跌入深谷身亡。哥哥知道后, 悲痛至极, 也跳下深谷自杀。不久, 深谷里奇迹般地出现一块巨大的石灰石并长了一株笔直挺拔耸立的槟榔树, 石头与树相依相伴引起了胞民的注意。闻讯赶来的少女, 因为失去了两位情郎而伤心欲绝, 于是以身殉情, 变成了一株蒺藜。结果槟榔树、石灰石和蒺藜三者紧紧缠绕在一起。这个充满忧伤的爱情故事深深感动了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 为了纪念他们, 从此人们吃槟榔时就把蒺藜、石灰、槟榔一起嚼食, 使有情人不再分离, 并从此将槟榔果作为恋爱婚姻的信物互赠。以上列举的爱情传说故事, 可以说是槟榔文化在这两个民族婚恋生活中的缩影。

用槟榔来传递感情, 用槟榔来作为互相之间守信的信物, 用槟榔来表示对对方的追求与爱慕等等, 还表现在两个民族的两个“盛会”里。黎族有个“三月三”节, 这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盛会; 高山族有个“背蒺会”, 也是高山族青年男女以槟榔为主题的谈情说爱的盛会。这两个民族的青年男女在“盛会”中联络感情、深交朋友都离不开槟榔的情结。

“三月三”节, 在春夏之交举行, 黎族青年男女集聚在山野里, 他们互送槟榔, 尽情地玩耍; 他们升起篝火, 对唱情歌, 随着幽雅的鼻箫声, 细细的话语声, 一对对情侣互相追求, 通宵达旦。高山族的“背蒺会”是在每年的夏秋之交举行, 最典型的是阿美族群, 每到这时他们都要举行一次热闹而隆重的“背蒺会”。阿美族的青年男女就在这次盛会上相互交往, 追求纯真的爱情和幸福。阿美族群的少女们打扮得非常漂亮, 她们背上母亲为她们精心编织的小藤篓, 小篓上编织着许多美丽的图案, 以寄托母亲对女儿爱情幸福的祈求。藤篓上的图案虽然各不相同, 但是表示吉祥如意, 爱情幸福的主题却贯穿始终。“背蒺会”是以部落的头人宣读祝愿年轻人找到自己的心上

人，获得爱情与幸福的祝词开始的。头人把青年男女聚集在槟榔林里，他们等头人宣读完祝词，就立即翻腾起来。他们欢呼！他们祝贺！小伙子们争先恐后地奔向槟榔林，开始摘槟榔。这时人们仿佛听到“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的情歌在心头荡漾。槟榔树又高又直，没有枝杈，树皮光滑，要求爬树时肚皮不能贴树干，主要靠小伙子强壮的体魄与力气，这也是年轻小伙子们强壮体质的一次较量，是一种增强民族意志的优胜劣汰方式。看着小伙子们奋勇向上，姑娘们开心地聚集一起，一边为自己的心上人助威加油，一边悄悄地评论爬树小伙子的矫健与勇猛。小伙子们把摘下的槟榔果装入自己的挂包里，并迅速滑下树来，向姑娘们跑去。姑娘们看到小伙子向她们冲过来，便哄笑，跑着散开。小伙子们各自瞄准心上的意中人追过去，将槟榔投入姑娘的背篓里。此时姑娘放慢脚步，微笑着回头打量追逐者，如果是意中人就会停下来与小伙子手拉手，低声交谈，相互倾诉爱慕之情。如果不是意中人，姑娘会把槟榔抖出来，笑着跳着跑开。而小伙子也会歉意地一笑，摆摆身子，耸耸肩离开。如果成双成对的意中人情投意合，姑娘会掏出自己精心绣制的荷包送给小伙子，以表达自己真挚的情意，然后牵着手，走进槟榔林里互诉衷肠。这样的活动，直到天亮。

黎族的“三月三”节，高山族的“背篓会”，都是两个民族绝妙的人间安排，成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理想王国。

除了节日“盛会”，他们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还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幽会。

高山族的“笼子”幽会，很有特色。步骤与黎族的“笼闺”幽会基本相同。“笼子”是女儿长大了，父母亲为她精心构筑的一间小屋，在这里她可以结交男朋友，是青年男女一起谈情说爱，互相交流情感的地方。高山族的麻达（男青年）要进“笼子”，是要经受三番五次考验的。他们不仅要以情歌打开姑娘的心，而且要一遍又一遍

弹奏嘴琴来打动姑娘的心弦，姑娘才能打开门把麻达迎进屋里。“笼子”里姑娘早已生起熊熊的火塘火，他们就围炉而坐，一边烧烤花生和芋头，一边轻声交谈，相互表达爱意。他们在“笼子”里相互对唱，甚至吹起鼻箫，一直到鸡叫头遍才分手。走前，麻达会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槟榔送给姑娘，姑娘也将自己精心绣制的荷包送给麻达。经过一年时间“笼子”幽会，时机成熟了，他们便会各自告诉家人，把婚事定了下来。

黎族的“笼闺”幽会也很有特色。黎家的小伙子为了追求美丽的意中人，他们爬山涉水来到姑娘们住的“笼闺”前。尽管千辛万苦，但是没有经过对歌的考问姑娘是不会开门的。于是，小伙子就会唱：“月上东边泛出光，与妹对歌哥心慌，今昏（意为今晚）阿妹如有意，吃口槟榔作嘴红。”“吃口槟榔作嘴红”此句道明了槟榔是爱情的信物。女方如果同意相互交往就唱：“月上东边月牙光，与妹对歌哥勿慌，哥想唱歌哥就唱，月牙园了嚼槟榔。”如小伙子能进到“笼闺”里，对唱情歌时就会直接涉及到槟榔。男唱：“欲想吸烟又无火，欲吃槟榔又无灰，欲想煮酒又无水，欲想交情又无媒。”女唱：“哥想吸烟妹送火，哥吃槟榔妹送灰。哥想煮酒妹挑水，哥想交情妹做媒。”双方随着情感的深化，最后亮牌的时候终于以槟榔点题。男唱：“槟榔树下静又静，影下只有哥与妹，妹看哥来哥看妹，不知几时吃妹饭”；女唱：“槟榔树下并不静，情人手拉槟榔妹，要拉就拉妹紧些，想吃妹饭送槟榔。”如果情投意合就唱：“一口槟榔分两份，两吃槟榔来订婚，两人要学槟榔树，从头到尾一条心。”男女青年谈得差不多了，就会告诉父母，父母再请媒婆上门说婚。“想吃妹饭送槟榔”就是带着槟榔上门说媒的意思。也就是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说的：“琼（海南）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1]

其实，这两个民族的婚恋生活，从恋爱开始到结婚，槟榔一直都伴随着。恋爱时，离不开槟榔的话语。父母决定提亲，媒婆首次上门提亲，

一定要带槟榔，如果女方父母打开槟榔盒，取了槟榔，表示答应了此门亲事。媒婆回复男家后，再选佳日上门订婚。订婚时，槟榔要提得多，女方收了槟榔后，要送给村人吃。意在告诉村人，他家的女儿订婚了。有民歌道：“槟榔成双做标志，天定姻缘做夫妻。”“槟榔衣裙放桌面，多多少少请认领。”女方将槟榔衣裙等收入，在黎族的民间称此程序为“放槟榔”。结婚同样要带槟榔，男女双方都要备足槟榔。到结婚时，除了男方带槟榔外，女方也要备上足够的槟榔，以槟榔来款待各方前来喝酒道喜的宾客。举行婚礼时，新郎新娘拜父母，用品也是槟榔。新人会双手捧着槟榔，双腿跪地，敬请父母吃槟榔，以示敬意。婚后，新郎去拜见岳父岳母，也要备槟榔，见面第一件事就是给岳父岳母敬上槟榔。对前来相见的岳父家长辈亲人，新郎也要一一捧敬槟榔。新娘每次往返娘家或夫家（古时女子嫁后，不生孩子前，一般都住在娘家，逢年过节或夫家有大事，才回夫家），更要备足槟榔。从进村起，见村人就要请人吃槟榔，以表敬意。夫家村人吃了新娘的槟榔，知道新娘已是自己村社中的一员。新娘家乡的村人吃了新娘的槟榔，清楚她已成为别人的新娘。新娘每次往返娘家或夫家，同样要给父母捧敬槟榔。一个小小的槟榔，在婚姻中就这样给人温馨，并传递着无数的信息。可见，两个民族以槟榔为媒，以槟榔为聘礼，以槟榔作为应答，以槟榔作为爱情忠贞不渝的信物。它们像一幅画卷，从恋爱到婚姻，一层层剥离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充分展现了槟榔文化的美学价值。一个小小的槟榔，在两个民族的婚姻恋爱生活中，成全了多少个幸福家庭，给多少人带来温馨与友爱，又给多少人送去青春与活力，这种有着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的槟榔文化，从古到今都在印证着这两个民族的民族事象是多么的相似或相同。

三 古诗文的书写和民间歌谣的留传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槟榔情有独钟，成为他们抒发情感，歌颂大自然的对象。唐宋八大家

之一苏东坡晚年被贬海南，他把自身吃槟榔的情形与感受，凝炼出《食槟榔》诗：

月照无枝林，夜栋立万础。眇眇云间扇，荫此九月暑。上有重房子，下绕绛刺御。风坡紫凤卵，雨暗苍龙乳。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诛彭勋可策，推谷勇亦贾。瘴风作坚顽，导利时有补。药储固可尔，果录讵用许。先生失膏粱，便腹委败鼓。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侮。蛰雷殷脐肾，藜藿腐亭午。书灯看膏尽，钲漏历历数。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皆努。渴思梅林咽，饥念黄独举。奈何农经中，收此困羁旅。牛舌不饷人，一斛肯多与。乃知见本偏，但可酬恶语。”^[16]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大文豪亲眼看到了黎族少女醉槟榔之状，写下了传世佳句：“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依是醉槟榔。”明代琼州诗人王佐的《咏槟榔》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嚼槟榔的情景：“绿玉嚼来风味别，红潮登颊日华匀。心含湛露滋寒齿，色转丹脂已上唇。”此外，国学大师王闿运也留下了意味隽永的诗句：“蒟叶微辛桂气和，并刀亲剖赤丝窠。为思远物殷勤觅，莫笑长饥乞请多。酒半早看红上颊，海南曾见碧无柯。新年茶罢留乡味，略似含香佩紫荷。”台湾的郁永和在《台湾竹枝词》里写道：“独干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分批，摘来还共菱根嚼，赢得唇间浸染脂。”元代张也用诗文写下了他的感受“槟榔新善啖，一斛醒空。”明代刘基（伯温）也以诗描写了他第一次吃槟榔的新奇体验：“槟榔红白文，包以青扶留。驿吏劝我食，可已瘴疠忧。初惊刺生颊，渐若戟在喉。纷纷花满眼，岑岑晕蒙头。将疑误腊毒，复想致无由。稍稍热上面，轻汗如珠流，清凉彻肺腑，粗糲无纤留。信之殷王语，瞑眩疾乃疗。三复增永叹，书之贻朋俦。”^[17]清朝诗人王士禛诗曰：“趋朝向夜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门未开，桥中端坐吃槟榔。”^[18]名人笔下的槟榔，不仅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人的

心灵美,而且使人们看到了两个民族人民吃槟榔的动态美,以及这两个民族在嚼槟榔过程中诗情画意与愉悦的情绪。

其实,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除了文化精英们的诗词歌赋外,人民群众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也不亚于名人的诗情画意。两个民族的民间歌谣更加直白,更富于民间的情怀。如两个民族都非常熟悉的情歌:“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又如现今台湾的卡拉 OK 厅仍广泛流行的歌词:“石子落井探深浅,送口槟榔试哥心,哥食槟榔妹送灰,心心相印意相随。”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歌》的主题曲“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我常坐在你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在黎族的情歌中,以槟榔为题的更是数不胜数,如花城出版社于 1984 年出版的《五指山风》一书中,有一首用汉语翻译过来的黎族传统民歌《槟榔》:“槟榔怀了孕,开花吐清芬;结籽圆如蛋,蛋里生红仁。干直似好人,可靠又可亲;也能当椽木,盖房免雨淋。果实好敬客,树下好谈心。”又如“日日碰见妹过岭,口含槟榔不吱声。若是阿妹放声诺,愿送槟榔作礼情。”“口嚼槟榔又唱歌,嘴唇红红见情哥。哥吃槟榔妹送灰,有心交情不用媒。”还有一首隆闺情歌唱道:“一口槟榔分两份,两吃槟榔来订婚。两人要学槟榔树,从头到尾一条心。”此外,在黎族“三月三”节和高山族的“背篓会”,槟榔更是青年男女传情的信物。两个民族青年男女幽会的“笼闺”和“笼子”里,在订婚、结婚酒席陈述和表达时,槟榔都始终成为男女双方互心灵沟通,缔结姻缘的主题词。

四 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

除了丰富的史料、大量的诗文与民歌,两个民族的槟榔文化,还深深地蕴含在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里。在台湾有一个《槟榔记》的传说,常常挂在人们的口里。

关于槟榔的传说故事,海南黎族地区也不少,有反映槟榔药物价值的;有讴歌爱情忠贞的,也

有表达婚宴喜庆、升官发财吉祥之物的。其中表现槟榔药物价值和升官发财的传说就有三则。

一则是三亚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1988 年编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三亚市资料本》记载了征服三妖的神话传说故事: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在海南岛崖州湾的北部有座大山,叫瘟营山。山上居住着三个女妖。白脸的叫“瘟”,青脸的叫“瘴”,黄脸的叫“蛊”。她们常常出没伤害人畜,给这一带的黎民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此事传到南天玉帝那里,玉帝最小的儿子宾知道了,请求父皇派他去惩罚女妖,为民除害。宾虽武艺高强,但年纪还小,玉帝担心他完不成任务。但宾吃了秤砣铁了心,经三番五次请求,终于得到父皇的许可,高兴得又蹦又跳,乘云驾雾降临五指山。宾不畏艰难,翻山涉水,一路搜索来到了古崖州城。崖州黎庶为这个除暴安良天使的到来欢喜若狂,有的给他端来糯米酒,有的给他盛来甜美的黄鲸肉,有的要给他当向导,但宾都一一谢绝,告别众人赶到了瘟营山。宾先后斩杀了青脸瘴和黄脸蛊,但不幸因受白脸瘟的蒙骗而丧身。

南天玉帝不见宾归还,便派几名天将下凡寻找。他们走遍了海南岛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宾。他们来到古崖州城,黎庶百姓便带他们到瘟营山去。在山里看见一堆乱石间长着一棵奇特的果树。树茎笔直,没有分枝,象个英俊威武的勇士,一片一片绿色的叶子,象少女的秀发,结满枝头的果子圆圆的,天将们认出这是宾的化身。百姓们便给它起个名字叫“宾郎”作为纪念。后来便演变成“槟榔”。传说中的三妖,实际上是当时海南黎族地区流行的瘟疫,而以“宾郎”演变成的“槟榔”正是征服病魔瘟魔的克星,实现了黎族百姓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二则传说说的是相传古时候,某国王的公主染上疾病,急需槟榔为药,朝廷向天下发布告示,谁能赠此药,必予重赏。海南黎族地方官将槟榔与山兰酒送到朝廷,御医如获至宝,就用槟榔与酒配制送公主饮服,果然药到病除,皇上龙颜大悦,

当即赏赐良马一匹。海南地方官因槟榔而获国马，故槟榔又称“国马”。

药物的妙用还有第三则传说，说的是宋代有位湖南官人被贬至海南万宁，经常漫步于槟榔林中，饮酒消愁，感叹人生。有一天官人在林中偶遇槟榔仙子所化身的美貌女子，并与之相亲相爱，两人互赠槟榔果为海誓山盟之物。后来，官人带着有孕的妻子回湖南，且将槟榔果赠予亲朋好友。当时湘潭、长沙一带大闹瘟疫，凡吃了槟榔果者无一染病。于是求果者众，槟榔仙子大展神威，终保一方平安。后来百姓表奏朝廷，官人不但官复原职且加升三级。数年之后，槟榔仙子所生贵子中状元，封官晋爵，世代富贵相传。由此相传槟榔果是神果，不仅能防病治病，而且成了婚宴喜庆、升官发财的吉祥之物。

三则传说故事，既有着地方文化色彩，又成为黎族槟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槟榔传说故事的内容，除药物价值与被视作升官发财的吉祥物之外，更多的是爱情传说故事，被黎族人民视为爱情忠贞的象征。传说之一，说的是黎族青年男女的悲剧爱情，以《阿丹与邬娘》的悲剧爱情为例。相传在七仙岭下什玲溪右岸有个黎家寨，寨里有位美丽的姑娘名叫邬娘，年满十六岁，长得象海棠花一样，脸儿比熟透的槟榔还红，眼睛比水晶石还亮。邬娘织的衣裙非常美，衣裙上的金鸡、山花象活的一样；邬娘唱山歌，青鸪鸟不敢开口；邬娘弹口弦，金凤鸟飞来爱邬娘，邬娘赛过珍珠宝。七仙岭下的青年都偷偷地把她爱上。

在七仙岭下的什玲溪左岸，有个黎家寨，寨里住着个好青年，名叫阿丹。他十岁死了爹，十二岁死了娘，象崖上孤松一样在风雨里成长。阿丹长到十八岁，象山鹰一样刚强，山上种山兰，坡地种苞麦，庄稼活做得比谁都好。他爹是个好猎手，阿丹从小就跟着学打猎，学得一手好本领，枪响黄京倒，箭起飞鸟落。他唱山歌象溪水流，他吹鼻箫能使树叶飘，七仙岭下的娜邬（即姑娘）

都暗暗地把他爱上。

邬娘面对向她求爱的痴情小伙子，温柔地唱着“金花银花花牵连，好花要牵上好藤，荣华富贵我不爱，我爱的是劳动好青年，出门不怕风雨打，上山能把虎豹擒。心要象槟榔树一样直，情要比槟榔汁还香甜。唱歌赛过青鸪鸟，吹箫能使树叶飘。阿哥们呵！好花在高山开，山鹰才能飞上来。哪个阿哥生鹰翅，不怕山高飞来采。”

阿丹心里爱邬娘，可不敢把槟榔送上。三月的槟榔花开得香，阿丹背上猎枪，涉过十二条小溪，翻过十二座小山，他决心像邬娘说的那样，“生鹰翅”，飞越崇山峻岭，到高山上去采摘好花。阿丹穿过九座山林。最后越过一座山岗，看见对面溪畔开着一朵花，那里站着一个姑娘。她颈上挂着银项，绣花彩裙闪亮亮；她头上插银簪，腰间银链明晃晃；她手里提着竹筐，筐里盛满野菜。

“那不是椰树林村的邬娘吗？”阿丹心里怦怦跳。他包好头巾壮起胆，唱支山歌试邬娘：“玫瑰花开满山娇，玫瑰花开满山香；远方飞来只蝴蝶，想停玫瑰花蕊上。”邬娘听了歌，甜在口醉在心，红着脸儿把歌唱：“象山鹰一样勇敢的青年呵，你唱的歌比槟榔还浓香！远方飞来的蝴蝶呵，你就停在玫瑰花蕊上！”俩人歌声悠悠，在对歌中定下了婚姻。

阿丹自从和邬娘定下了婚期后，决心要打下九头黄京九头鹿，成亲好热闹一场。他拣好竹做口弦，要送给邬娘妹妹吹情歌。他心里甜蜜地想：“春天一过夏天到，我与邬娘结白头；我耕田来她织布，幸福生活乐陶陶。”谁知就在阿丹备办婚事时祸从天降，寨上的大豪门（即大地主）抢走了邬娘，随后阿丹虽然救出邬娘，但却不能在家安身，只好带着邬娘逃婚，不幸两人在大山的石顶上歌唱了三天三夜，喉咙唱干了，嗓子又唱破了，阿丹吹起鼻箫，邬娘弹起口弦，吹了三天三夜，最后一口气都吹尽了，两人便紧紧地依偎着死去。

传说之二，表现爱情的忠贞，把槟榔作为爱

情的信物，给黎族男女青年带来爱情的幸福。传说讲的是发生在五指山下一个黎寨里的故事。讲的就是勤劳善良的佰廖姑娘与黎族青年猎手椰果的爱情故事，如前所述。

一个个古老的传说，不仅表现了两个民族共同的精神气质，审美情趣，正直、朴实的品格，还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美好的追求。史料的记载、诗文的书写、神话传说和民歌的传颂，都把台湾少数民族和海南黎族人民长期以来酿造的槟榔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槟榔文化的梳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对台湾少数民族、海南黎族槟榔文化的梳理，从种植食用的认同；从民族事象的展现，从史料，古代诗文，到两个民族的民间传说、听他们民歌的传唱，都可以印证，这两个民族的槟榔文化源远流长。他们相似、相近与相同都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百越族群“嚼槟榔”文化特质的传承，他们本来都是中华百越民族的后代子孙。

参考文献：

[1]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二十五)[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2] 黄逢昶. 台湾生熟番纪事[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97.
- [3] 薛绍元. 台湾通志(产物)[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 [4]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五)[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 高拱乾. 台湾府志(卷十)[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6.
- [6] 周钟蹈. 诸罗县志(卷八)[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2.
- [7] 陈文达. 台湾县志(风俗)[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8.
- [8]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台湾私法物权编(卷二)[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3.
- [9] 郝玉麟. 福建通志(卷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0] 唐胄. 正德琼台志(卷七)[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4: 140.
- [11] 张岳崧. 道光琼州府志(卷五)[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4: 226.
- [12] 张岳崧. 琼州府志(卷五)[M]. 台北: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7.
- [13] 高拱乾. 台湾府志(卷七)[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6.
- [14] 董天工. 台海见闻录(卷二)[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3.
- [15] 王凯泰. 台湾杂咏合刻[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87.
- [16] 苏轼. 苏轼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7] 郁永河. 裨海记游[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59.
- [18] 王士桢. 分甘余话(卷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Exploration on Betelnut Culture of GaoShanZu of Taiwan and Li Minority of Hainan

XING Zhichou

(Austral Business Schoo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nd real life, betelnut cultur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Taiwan GaoShanZu and Hainan Li Minority. It is not only shown in two nation's planting, eating and folklore, but also reflects their profound humanistic value, therefore, the exploration of betelnut culture is very meaningful to these two nations.

Keywords: GaoShanZu; Li; Betelnut; Betelnut culture; Humanistic value